

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狼 窝

刘 恒/著

时代文艺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刘 恒 著

狼 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两块心
42	/	连环套
105	/	狼 窝
195	/	冬之门
249	/	虚 证
246	/	白 涡

两 块 心

那天晌午，乔文政在地边吃饭，同吃的有妻子，还有四岁的儿子乔大。太阳毒，饭前锄去的杂草贴在地皮上发了灰，尚未锄去的也灰，连一人高低的平日绿汪汪的玉米都黯淡了。幸好地边生一棵老槐，冠头塔一般叠着，辟出了颜色很深面积很广的荫凉。

麦季才过，乔文政吃的是面饼，满嘴新麦的香气。女人吃得快，先到河汊里洗了汗霜重重的布衫，挺着两枚肥乳在树下铺的苇席上撂平了，湿衣服晾得远远的，贴着河边一块肉滚滚的干净石头，看上去像折了翅膀的苍鹰。乔文政啃了一嘴饼，眯着眼看看食物上月牙般的齿痕，他鬼使神差地捏着月牙在女人的胸上拨了拨，女人低骂，却将另一颗枣似的东西递过来，哧哧地笑着，作为庄稼人，此时的乔文政感到自己比较幸福。饼很硬，但是解

饥，使他有足够的体力去对付下半晌及下半晌之后的任何劳作了。暑热难消，妻的秀脸红红的，像一朵让开水烫了的牡丹。他用破草帽捂上兴致勃勃的牡丹花，继续幸福地吃饼，空荡荡无所思的心里刮着凉爽的小风，一股又一股，像新婚女子的手指在爬。跑到梯地深处捉蚂蚱的儿子在叫了，声音大惊小怪，袭击了乔文政种种平凡的随想。

“爹！牲口来啦！”

“回来，看老阳儿晒死你狗日的！”

“爹，你看，牲口来啦！”

“兔崽子你慢跑！”

没有风，地里的玉米叶子由远而近大响。乔文政丢开窜动的小儿，目光被小河对岸那条由山弯拐过来的小道吸了过去。那里常有去桑峪驮煤的骡马来往，有牲口必定有人，欣赏外乡客的举止衣着，是深山庄稼汉的一大嗜好。他示意女人翻转身子，将白裸的胸掩在席上，不是驮子队伍，道上只悠悠地走着两个人，一胖一瘦的影子打着晃，像是被骄阳晒得软化了。他们走进一块树荫，竟坐下来，摸摸索索地不知在干些什么，女人眼尖，说他们在吃面包，在吃那裹了花花纸的酸哩吧叽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，乔文政比女人懂面包，所以他判定这两个家伙是山外来的干部，不是大干部，否则村里早就派牲口来供他们骑乘了。儿子乔大感到了这个场面的无趣，一般来说，他更喜欢四条腿的东西，六条腿八条腿的东西也不赖，他又钻到地里捕他的蚂蚱去了，女人也慌乱地走开，因为他发现对岸那个瘦人正拿着个小白缸子走近小河，一边舀水一边死呆呆地往这边看。隔了十几层梯地的石堰，少说有几十丈，乔文政觉得女人太顾惜那漂亮身子了。

“你干啥去？”

“怪寒碜。”

“怕啥？”

“……我上地里解个手。”

“去吧，小心让蛇钻了你！”

“鬼话！那人要过河了……。”

玉米叶绿光一闪，吞没了女人雪白的赤背。他痒痒的心让人狠狠挠了一把，又疼又冲动。几年了？他竟不知厌，的确是百里挑一的俊娘们儿啦！乔文政吃尽了最后一块干粮，暗知自己在某些人生的关节上比那些啃面包的人强了不少。那瘦长的干部不肯喝山水，舀舀倒倒，怕是看见岸边的牲口粪了。乔文政看不上他们这副高贵的样子，拿腔作势，算他娘的老几哩！

那人脚尖点着水面上的乱石，乍开胳膊左右蹦跳，松垮垮的白汗衫舞得像一只古怪的大鸟。他飞过河，沿着梯地边缘的堰坎爬过来。他在河石上表演的动作使乔文政略感突兀，等他张嘴说话，乔文政竟呆了。

“同志，这是老槐峪的地界儿吧？”

乔文政局促地站起来，愚笨得像所有见了生人就转不动舌头的山里人一样，那瘦子越凑越近，体谅地笑出一口白牙，口音越发确凿了。

“伙计，给口水喝……这儿离老槐峪远不？”

“不远，翻过那道岗子就是，有四里吧。”

乔文政一张嘴，那喘吁吁的瘦子也呆住了。两人隔着一道石堰，一上一下一仰一俯，彼此认真地望着，哈哈，乔文政大笑了。一声。嘿嘿嘿，那瘦子也笑了。

“狗日的，你还想喝水！”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。

“老子正想撒泡尿给你喝哩！”

乔文政跳下堰墙，玩童似地揪住了对方的胳膊。远处那个胖

子想必以为两个人要打起来了，三五步跳进太阳地，见他们搀扶着跌倒席子上，就扭着肥胖的屁股趑趄回荫凉去等水，瘦子把水缸举上脸，翘着下巴久久捧着，一片和平景象。

蝉鸣阵阵，像植物的叫声。

“郭尚真，你他娘的别是想不起叫啥了吧？”

“咋会呢……乔……乔文政同学！”

“钢种锅，几年不见，你还是个小白脸儿。”

“你可胖了，独木桥！咋样，我记性不赖吧？不看别的，光看你那两只大眼我就认出你了。毕业这些年，除了金鱼，我没见过你这种眼。”

“日你妈的！你在石头上一蹦，我就想起咱在县中上的体育课，你小子不抬胳膊便罢，只要你乍开翅，我就认不错你这鸟人。”

“你还那么粗鲁哇？”

“听说你在高铺乡广播站要笔杆儿，到我们清水乡干啥来了？老槐峪有你亲戚？”

“你不就是我亲戚么？兄弟！”

郭尚真放下水缸，得意地往河那边偏偏脑袋。

“我是新调过来的，给他当秘书。”

“就那头猪？”

“小声点儿，赵乡长可不是凡人。”

“我咋没见过这家伙？”

“他比我早来两个月。”

“来老槐峪做啥，你们？”

“视察视察这儿的工作。你咋样？还种地么……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你，太意外啦！”

乔文政突然感到不舒服。老同学轻松愉快的眼光让他非常非

常地不舒服。喉咙发紧，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，脑筋一下子就乱了。他站起来，看他的玉米地，长势旺盛的庄稼显得很愚蠢。

“殿霞！殿霞！出来见见我老同学！”

宁静提醒了他，使他猛悟自己的呼唤不合时宜，也不成体统。老同学灌满了一缸子水，准备离去。

“是你媳妇吧？说老实话，刚才我还琢磨你是不是跟哪个野娘们儿搞破鞋哩！我看见她钻到地里去了，你不用叫，只要真是你媳妇，我早晚能见到她，先替我给嫂子捎个好吧！”

乔文政咧咧嘴。老同学的口吻亲切。但这玩笑令人愤怒，不是玩笑，而是整个一场重逢都令人愤怒。他是嫉妒这举止舒展的小白脸儿么？仔细想想，他钢种锅念书时的成绩还比不上自己哩！如今倒像个人儿了。自己种的是地，而人家却在……视察？视他娘的察！察！

这真是一个打击人的字眼哩。

“尚真，晚上的派饭上我家吃好不？”

“看情况，看情况。”

“少跟我废话！”

“好好！冲你这双金鱼眼我也不敢不去，别破费，有两碗棒渣儿粥就行，熬稠点儿。”

“日你妈！小瞧我？”

“你还是那么粗鲁哇？”

两人都笑了。这是过去那个班主任教训学生时最爱说的一句话，乔文政终于想起来了，逝去的青春也随之返回，塞满了他的心，那在暑热里烦浮的心竟有些伤感。

乡长和秘书翻到山那边去了。地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响动。乔文政低着头，默默注视爬上膝盖的一只蚂蚁。

“我腿都蹲麻啦!”

女人娇懒地坐下来,胸肤让玉米叶割了粉道子,像在白缎子上缀了细长的丝线。乔文政坐了会儿,去河边为女人取回晾干的衣服。他站在席边,久久注视卧在上边的属于他的那份骄傲,这是他仅剩的一块骄傲了。他研究她的细节,并判定细节背后的性质。他又一次着了迷。他感到幸福,同时确认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没有出息也没有作为的人。他的心酸溜溜的了。

蝉声噪动,不是植物而是如剑的阳光在叫着了。

二

乔文政二十八岁。他还记得八年前在县城长途汽车站与老同学们分手的情景。那是一个失败的秋天,除了身旁瘦巴巴的行李卷是实在的,他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破灭了。他没有考上大学,郭尚真自我感觉甚佳,也没有考上,毕业班中的乡巴佬集团全线崩溃。中榜的是有县城户口的两个人,贵族集团举杯相庆的时候,七八个候补庄稼汉正缩在臭气熏天的候车室里,等待陆续发出的长途车把他们载向穷乡僻壤。告别由早晨八点持续到下午三点,没有人哭,但每一位登车人的脸都青着,仿佛他们不是钻进了车厢,而是躺倒在汽车轱辘底下似的。一位洪水峪的同学乘十二点的车离去,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候车室里乱转,像乞丐一样拣起烟盒、面包纸、旧报和硬纸板,煞有介事地读着,不停地喃喃自语。

“这道题没错!没错!”

令人惨不忍睹。半年后这不幸的同学在水库工地被砸死了。乔文政去信哀悼,但没有接到回信,人和信一块儿去逝了。活着

的同学们渐渐失去联络的欲望，像沙子一般淹没在山区的各个角落，生者与生者的关系，便犹如生者与死者的关系，就生者而言，别人的生死已变得没有意义且无足轻重。郭尚真的突然降临，给乔文政留下一种死而复生的印象，友情和别的一些什么刹那间便复活了。那个失败的秋天开始发酵，在他心里涌起了大股又苦又甜的泡沫儿。脉搏加剧，胸膛里像跳着一块质地优良的肥皂，往事在咯吱咯吱的磨擦中汹涌而来。

高二上学期，乔文政在县中澡塘拣到一双八成新的凉鞋，黑色的。他把这双鞋送给了睡在上铺的郭尚真。来自穷村草台峪的尚真平日头发梳得溜光，冬天里甚至舍得抹雪花膏，脚上却一年四季如故，总登着一双洗得掉色的旧胶鞋。冬天，他从鞋里拔出一丛肥胖的小红萝卜；夏天，则拔出终日难散的腌萝卜的气味儿。下铺的乔文政用一双拣来的塑料凉鞋拯救了他从而也拯救了自己。八年前，郭尚真比乔文政早十分钟挤上了开往草台峪的长途车，车门口扎着羊似的人群，一只熟悉的鞋像小动物一样在众多大脚之下奄奄一息。乔文政想冲上去救它，但开往老槐峪的车也进站了。那只鞋像一条死去的生命，让乔文政浮想联翩，直想落泪。旁边那辆车缓缓启动，尚真悲哀的声音穿透车窗，小喇叭似地鸣叫在长途汽车站的上空。

“我的鞋！我的鞋！”

那并不是他的鞋，但乔文政听着听着，还是忍不住掉泪了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他确实掉泪了。如今他仿佛嗅到了雪花膏和臭脚丫子的混合气味儿，在奇香与恶臭中，浓重的友情冲破夹击，缓缓溢出。他用心抚摸它们，阳光、庄稼、女人、儿子，反而成了幻觉中的零碎景象。他看见了那个曾经怀有远大抱负的真实的自我。

乔文政提前收工了。

他的家座落在老槐峪村北的孤岗子上。三间北屋，两间厢屋，是父母遗下的老宅。除了担水走得远，这石墙环绕的院落饱含了农家的富足。四周老树与新树林立，南瓜藤和葫芦藤在墙头爬上爬下，几百枚牵牛花在外墙皮上累累怒放，远看像一张鲜艳的图。这是乔文政精心营造的港口，他的人生驶出驶进，安全得掀不起一束浪花，他身后跟着妻子，妻子身后跟着儿子，三条人影像在山岗的绿波上游动的船，平静地入了港。庄稼人要歇息了。

乔文政杀了一只鸡。平日不常杀，一刀竟未能杀死。他坐在当院的小板凳上，用菜刀刃儿压住母鸡的脖子，像拉小锯一样吱吱地拉起来。那鸡居然就不肯死，活泼地有节奏地拍打着翅膀，小眼睛连连眨动，仿佛不在乎他的残忍，面对他神不守舍的怪样子却十分感兴趣。他干脆把它的脑袋割了下来。它终于宁静了。他把它按进开水盆里，像给婴儿洗澡一样，一把一把认真地挠，剥去毛糊糊的肮脏外表，呈现了布满麻斑的青黄色的皮肤。他的思想也剥去了一层皮，使他渐渐接近了埋在肉体中而肉体却不能体味的伤口。这是人生的创伤。它再一次流血了。他在母鸡腹部切开一个大豁口，把三个手指伸进去，掏啊掏啊，滑溜溜的五脏在他指肚上抖动。他摸到了那块中药丸子大小的东西，像摸到了一个小小的气球似的。他想清楚了，除了那个失败的秋天，他身上最大的一块伤与女人有关，与那个正在灶棚里弯着漂亮的脊背切菜的女人有关。当然，他不能推卸责任。他是爱她的。她的胯和臀，她的脚脖子和后脑勺，这一切看上去真美呀！鸡心明目，鸡肝利肾，他得把它们给儿子留下来。

女人捣碎了一碗豆腐，摆着腰肢到菜园拔小葱去了。结束了屠杀，乔文政拖拉着两只血淋淋的巴掌，在宽敞的小院里踱来踱去。黄昏下降，当如约而来的郭尚真踏上院外蜿蜒的石阶时，他

嗅到了母鸡的肉香和大料瓣儿辣丝丝的刺鼻味道。

女人在来客面前很拘谨，也许是来客在女人面前很拘谨，饭吃得比较平淡。乔文政一直在努力劝酒，结果倒是他自己喝馋了，一杯一杯地搁起来。他醉醺醺地讲了些读书时的笑话，谁尿床了，谁考试作弊叫人抓住了，谁到女生宿舍捣弄人家的粉裤衩了……声音很响亮，豪迈得有点儿虚张声势。他问了些其他同学的情况，客人所知不多，连好几位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。又追问秘书堂皇的发迹史，把尚真问得脸泛桃花。

“有啥说的？我这人没出息。”

“你要没出息，我还活不活了？”

“我看你小日子过得很不赖么！”

“别讨巧。说说你怎么从草台峪爬出来的？”

“我啥时候爬出来了？我一直在井里蹲着哩！”

女人温情脉脉，桌上桌下不停忙碌，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浅浅地笑着，一双美目却深深的，似乎散发了一种说不上来的修养。这使郭尚真从心底感到惊讶。女人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他觉得自己爬出草台峪的过程非常枯燥。但是，他不是任何一个在任何场合都能排斥炫耀的诱惑的人。他以有分寸的讲述悄悄显示自己在同学面前的优越感，声音很低，像一场漫长的窃窃私语。

他在草台峪写了三年诗种了三年地，随后到高铺乡广播站当记者。他的诗有几行印成了铅字，登在报纸上，他就做了副站长。他一直是副站长，但负责全面工作，因为他们那儿与众不同，站长是由乡长兼的。他到县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，毕业后就分配到清水乡来了。秘书级别不高，但领导给他交过底，秘书只不过是短暂的过渡，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的。他不想做官，只想在写诗之外做点儿有用的事，况且他的诗除了那几行再也没有发表过，有点儿灰心了。他的前途大概在别的地方。他想试试。